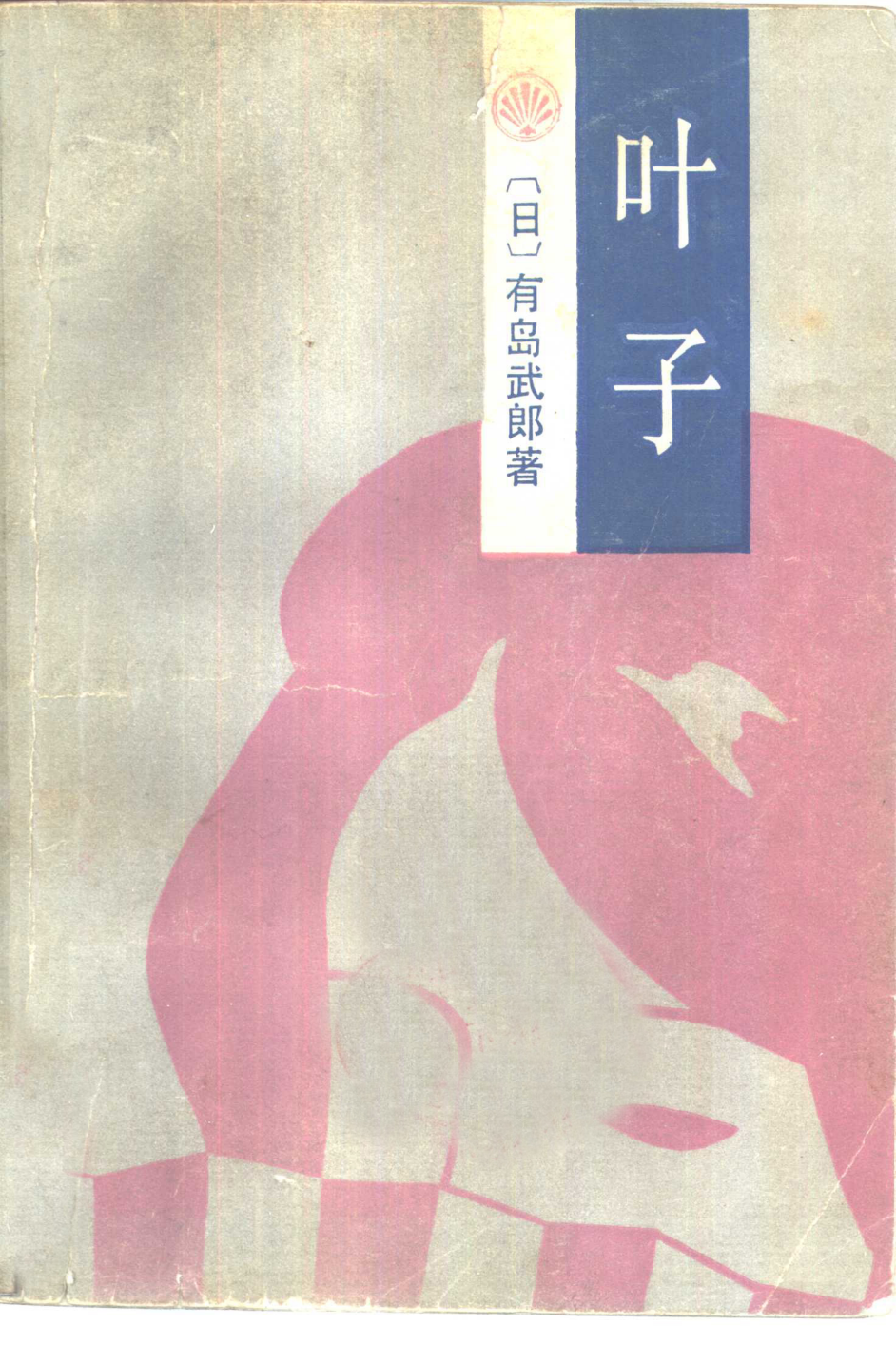


叶子



〔目〕有岛武郎著



叶子

〔日〕有岛武郎著

谢宜鹏 卜国钧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あ る 女

本书根据《现代日本文学大系(35)有岛武郎集》

筑摩书房1977年第一版译出

葉 子

〔日〕有岛武郎著

谢宜鹏 卜国钧译

责任编辑：王纪卿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00,000 印张：16 印数：1—70,700

统一书号：10109·1747 定价：1.50元



作者像

译者的话

有岛武郎(1878~1923)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白桦派的主将，也是这一派别中受欧美影响最深的一位作家。其作品的特点是：社会意识强，有责任心，敢于接触当时的现实。有岛武郎在其短短的一生中，经历过多次思想上的冲突和曲折之后，企图以改革社会为己任。去世之前，他曾把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北海道狩太农场无偿地分给佃户，企图建立共产农园。他的创作生涯，不过是其毕生社会活动的一个方面。“文如其人”，在有岛的作品中，他的人格尤其显得分明。

有岛武郎是明治维新之后东京一个官僚豪富家中的长子，父亲曾任大藏省国债局长和横滨海关关长等职多年。幼年时，他按日本习俗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稍长，父亲特意送他去美国人的家庭和学校学习英语，由此他接触到基督教的教

13A574/06

义。十岁起,家长又让他去虎门学习院寄宿念书,十九岁在该院中等科毕业,转入北海道札幌农学校。在札幌的五年期间,大自然的风光和校中朴素勤勉的学风,对于他的学问、修养和信仰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时,他逐渐摒弃了学习院时代的贵族习气,致力于身心上的磨炼。起初有岛也参加过禅,其后又受到内村鉴三等人的启迪,信奉了基督教。在课余时间,他还去夜校,为当地的贫寒子弟授课,从而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有较深的了解。这一段生活体验,也丰富了作者此后的创作题材。

二十三岁的有岛,由农校毕业回到双亲膝下,但席不暇暖,又作为志愿兵入了军营。二十五岁时,他东渡美国,在哈佛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三年。其间,他曾在精神病院看护病人,也曾去农场劳动。但他在游学期间,对于基督教,对于他专攻的历史经济等诸学问产生了怀疑,而对文学、社会主义及唯物史观等兴趣日增,这种倾向到后来更为明显。

离美之后,他又去欧洲漫游一年。他在伦敦郊外访问过亡命国外的克鲁泡特金,憧憬过此人鼓吹的无政府主义;在波茨坦,他结识了社会主义者,研读了恩格斯、考茨基的有关著作。在此期间,有岛开始醉心于惠特曼的诗歌、易卜生的

戏剧、托尔斯泰的小说。这样，为人生而艺术的创作态度，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体系，不能不对他的创作生涯产生巨大的影响。

欧美游学四年，丰富了有岛的生活体会，开拓了他的视野，也提高了他的文学素养。但在此期间，正值日俄战争爆发，从严峻的社会现实中，他进而看清了基督教教义的伪善，终于由怀疑而批判，最后脱离教会。

1907年，有岛远游返日，旋即去母校（后改名为东北帝大农科大学）执教，任职八、九年。1910年，白桦派崛起。有岛作为发起人之一，与志贺直哉、武者小路实笃等创办同人杂志《白桦》。作者的文学创作生涯，从此正式开始。

有岛初登文坛，在截取生活图景，表现主题和处理角度方面，就表现出明显的特点。他的视野比较广阔，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工人、农民、小市民、妇女、青年等等，无不具有鲜明的阶级特征及时代特点。他的笔锋之下，回荡着一个有良心的作家对于下层劳苦大众及弱小者的同情。例如，早期作品《啁啾虫》写出了个轮船铲漆工的困苦生活及愤懑不平，《该隐的后代》则以荒凉的北海道大自然景色为背景，用绝妙的叙事诗一般的风格，展开一幅小佃农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图景，《阿末之死》描述了北海道某个小市民一家在

经济萧条时期的家庭惨剧，《生的烦恼》表达了一个青年渔民虽有艺术天才，却无法摆脱生的烦恼，没法施展才能。即便是《与幼小者》这篇全为作者自身记实的悼亡之作，其焦点也并非全集中描写对于亡妻的思念，不单纯婉转于生死之情，亲子之爱，在这儿作者仍然表达出要与命运抗争，背负着三个幼小者，健步走向未来的决心。“因了你们母亲的死，我撞见了可以自己活下去的大路了。”（译文根据《鲁迅全集现代日本小说集》所载《与幼小者》。）作者的创作态度，于此可见一斑。

《叶子》（原名《一个女人》）是作者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前编原名为《一个女性的一瞥》，共二十一章，在1911—1913年的《白桦》杂志上分期连载。1919年，作者将前编重新改定，并续写成后编。连同前编共四十九章，正式定名为《一个女人》。这样，这部前后写作几近十年岁月而告成的巨著，就不仅是作者的代表之作，而且也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一部现实主义杰作了。

《叶子》中的女主人公，据说是影射著名作家国木田独步的前妻佐佐城信子的。作者在信子身上，捕捉到安娜·卡列尼娜的影子。她是当时日本个性解放新精神的牺牲品，是“生的征服者，同时是生的败北者”，是“迷路的天使”。书中的内田，则是上文所说内村鉴三的影子，而作为叶子

的批判者出场的古藤（少年持重、道貌岸然，虔信基督教），则可理解为有岛自身的某种投影。

作者笔下的女主人公早月叶子，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体验到“不可思议的觉醒”的一个新女性。她出生于明治中期，父亲是个开业医师，母亲则是基督教妇人同盟副会长。生长在这样一个上层知识阶级的家庭里，她才色兼备，心高气傲，热情奔放。她极其敏感的复杂性格，诸如少女时期的春情，不知餍足的欲念，幻想破灭之后的幽怨，对于其他女性的嫉妒，再加上她心目中憧憬的美国生活方式和女性的自由地位，在日本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伦理准则下，终于为她自身的灭身之祸创造了条件，原是不足为奇的事。

小说情节始于叶子约同古藤一起乘火车去横浜购买赴美的船票。在车上，她无意中遇见前夫木部孤筇。叶子曾不顾母亲的断然反对，和这个由从军通讯员一跃而为名记者兼诗人的木部秘密结婚，但时过两月便告离异。因为她看透了木部这个男子婚后随即想把女方紧紧拴住的极端自私的心理。尔后，在母亲临终前，叶子被迫同意和木村订了婚约，这次赴美，便是打算和他成婚的。在船上，她遭到庸俗的贵妇人田川夫人的冷眼和嫉视。其间，她又迷恋于轮船事务长仓地的热情挑逗，变成恋情的俘虏。在仓地的唆使下，她装

病不肯登陆，仍乘原船返回日本。仓地也抛弃了发妻，一味与叶子耽于无度的肉欲。两人的丑闻经报纸揭露，仓地随之失业，终于沦为出卖海图的叛国者。两个人越来越陷身于全无顾忌的欲海情波。纵欲而致健康恶化的叶子，越发变得歇斯底里，有时又怀疑妹妹爱子与仓地两人的关系。感到身处险境的仓地，此时畏罪潜逃。叶子身处一家简陋病院中的一角，孤灯只影，思前想后，愤恨不置：“错了，悔不该照这样来世间走了一遭。可是，这又是谁的过错呢？不知道哟！”在这样的叫喊声中，她结束了二十六年坎坷短促的一生。

此书问世之后，有岛在给某友人的信中写道：“看到现今妇女的悲惨命运，我不由得心痛如绞……我在那部作品中唤出了自己生的苦痛……。”这是作者自己对于这部作品发出的心声。作者的本意是想用同情的态度，写出早月叶子这样一个反抗封建观念、和旧的因袭传统彻底决裂的典型女性。但由于明治维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反映在作者笔下的女性，自然远不是革命的典型，更不是可以效法的典型，她只是一个贸然抛弃家庭但仍然闺阁气十足的柔弱女子，她面对着强大的社会压力和男性统治，唯一的出路便是凭借个人的才色，去开拓一个个人享乐的小天地。以这样的脆弱基础，和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

相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终至纯为本能的冲动所驱使，只能抱恨终天了。这种受到时代局限的价值观，清醒的读者是不难由此作出批判，并从而得到教益的。作者在其后期的论文《一个宣言》中，充分意识到内心中这类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他接触到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想，也寄同情于工人、农民运动，但另一方面，又苦于难以从本人业已形成的世界观得到最后的解脱。个人前途迷惘，这一点也使作者自身感到苦闷，于是在《叶子》这部小说中为我们透露了某些消息。只是这里的苦闷，主要表现为作者对于妇女解放的动向之所感罢了。

尽管如此，作者以其敏锐的观察力，纤细的笔触，通过三十万言的巨制，展现出一个女性在其和周围环境相周旋、相抗争时的辛酸遭遇，从而铺陈出当时社会的人间诸相，由此看来，《叶子》不愧是一部具有严谨结构的日本近代长篇小说。也正由于此，有岛作品在日本文坛上的地位历久不衰。在战后，日本好几家出版社重新出版了新的有岛全集，并出现一些研究有岛的专家。1983年，这部小说被选列为日本近代文学语言用例的典范作品之一。今年，日本剧坛又上演由此小说改编而成的现代剧。在我国，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有岛的作品渐为国人所知。通过《叶

子》的翻译出版，若能使读者加深对日本当时社会的认识，并获得对有岛文学的概括了解，我们将感到莫大的快慰。

本书的翻译，由于时间紧迫，加之译者水平有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凡此统希读者不吝指正。此后，若有机会，还可“亡羊补牢”。

在翻译时，承北京大学刘振瀛先生指导，另有上海美术出版社郭建熊先生协助解决了多处文字上的疑点。出版时，也得到有关编校同志的大力帮助，使本书能很快与读者见面。特借文末一角，表示谢意。

译 者

1984年2月于上海



过新桥时，从那称不上雾气的九月之晨烟尘弥漫的空气之中，传来了通知发车的第二遍铃声。一听这，叶子并不在意，可人力车夫却飞奔起来。车子拐过转角处叫做鹤屋的客店，穿过老是人马辐辏的公用井一带，这时，只见一个青年在车站入口处和正要动手拉上大门的站夫争执起来，一面堵着这没全关上的站门朝这边张望。

“呀，来迟了，真对不起……看来还赶得上吧！”

叶子这样说，一面登上台阶。青年稍稍掀一下粗制的麦秸草帽，默默无言地递过一张蓝色的车票^①来。

“哎呀！为什么不买头等的呢？我可非得坐头等不可。请劳神去换一换。”

叶子正想这样说，但由于心急火燎的站夫在催逼，叶子只得一声不响地和青年并肩迈着小步，急匆匆朝仅有的一个开着的剪票口跑去。剪票员不耐烦地远望着这两位乘

① 蓝色车票是二等车票。

客，一面伸出左手等着取票。当两人正想掏出自己的车票时，刚才那个号衣上靛青味儿十分刺鼻的车夫，肩上依然斜搭着一条粗纹薄哔叽围毯，慌慌张张地赶来说：

“少奶奶，您的这件东西忘掉了！”

然后，他把包在橄榄色绸手帕里的小小物件递了过来。

“快、快，要不然，火车就要开啦！”剪票员忍不住动了肝火，大声叫嚷起来。

当着青年的面，叫她“少奶奶”，而且又受到剪票员的厉声呵斥，这样，有如细针一样敏锐的神经立刻使她别扭起来。她干脆收住刚才急匆匆的脚步，定一定神，别转身面向车夫。

“你受累了。你回家给我捎个信，就说我今天到家恐怕也很迟了。这样，让小姐们自己去校友会好了。还有横滨的近江屋——出售西洋妇女杂用品的近江屋有人来的话，就说我今天自己上门去了。”

车夫忐忑不安地交替着望望剪票员又望望叶子，慌里慌张，仿佛是他自己就要误车似的。剪票员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眼看要把这条通路关死，这时，叶子快步走向剪票口。

“抱歉得很。”

说罢，随手取出车票，一面恰如在剪票员眼前绽出一朵鲜花似的嫣然一笑。剪票员显出尴尬的神色，无可奈何地在车票上轧了孔。

站立在月台上的乘务员、送行者的眼睛全都盯着他俩

看。此时叶子的举止，却显得自然大方，旁若无人，她亲昵地和青年并肩坦然前行，一面低声细语：“您猜猜车夫送来的包里有什么？”“再没有象横滨那样能使我动心的城市了。”“车票由你收在一起好了。”等等，等等。其间，又不时用音乐家那般纤细的指尖，有意识寻找机会去触碰那青年的手。这青年，看到列车上乘客的脸，个个都在迎送他们，腼腆得象未经世事的处女一般，对自己生起气来。这一切，叶子看在眼里，觉得分外有趣。

站在最近一节二等车厢车门边的列车员，右手插在衣袋里，不耐烦地用鞋尖敲打着铺路石。正当叶子登上车厢踏板时，冷不防响起一阵刺耳的哨子声。而当青年（这青年名叫古藤）跟着叶子跳进车厢时，机车的汽笛声，随之划破了前方市区清晨的喧嚣，响彻四方。

叶子等着古藤用力拉开入口处镶着玻璃的方形门，正想朝里走，这时，她以敏锐的目光闪电般向车厢里坐满八成的乘客们一一扫视，但当她的视线停留在左侧近中央处正在埋头看报的瘦削的中年男子身上时，她不禁惊吓得愣了一下。然而，那慌乱，一转瞬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叶子既不张皇失措，也不装模作样，她简直象一位颇有自信的女演员出现在喜剧舞台上，只在右颊浮出一丝微笑，一面跟着古藤在近入口处右侧的空位上就了座，而后，妩媚地转过脸面对青年，一边抬起以无比优美的姿态曲着小指的左手，拢一拢鬓边散发，又顺手摸一摸素净的束发黑缎带。在青年前边的座位上，年约四十三、四，身躯肥胖，商人

模样的男子，忙不迭站起身来，放下背后的窗帘，这样，立刻挡住了间断地斜照在叶子身上的晨曦。

那个身穿藏青白花布服、脚登学生式木屐的青年，和这个容貌、姿态都满带神秘莫测的复杂表情的女性，形成了显明的对比，竟至牵惹起年轻少女的注目。所有乘客的视线，交叉着在两个人身上乱转。叶子仿佛意识到自己成为青年不可思议的对照，觉得十分快慰，对待青年的态度就越发亲热起来。

过了品川，火车就要穿出一段短短的山洞了。这时，叶子感到侧边有一双眼睛紧紧盯着自己，她慢慢扭过头瞅一瞅对方。不出叶子所料，就是那个埋头看报的瘦削男子。这男子名叫木部孤筈。当叶子踏进车厢，第一个瞥见叶子的就是这男子，而第一个避过她视线的也是这男子，叶子还察觉到他随即抬高报纸，罩住大半双眼睛，装出若无其事的模样，专心在看报。待等乘客对于叶子的好奇心开始冷却，他这才仔细打量起叶子来。叶子对这一刻的态度早有决断，毫不紧张慌乱。她睁大双眼，面带亲切的媚态，但当她故作殷勤，把肩膀和脸部朝对方略略欠伸，正要默然无言地微微点头之际，一个念头象闪电般冲击她的心房：他对她的这番好意，看来不会报以一丝微笑。实际上，他紧锁双眉，目光愈显得分外锐利。看透了这一点，叶子心中不免有些发怒，但她那含笑的双眸，依然毫不介意地移开对方的脸，落到左侧古藤面色红润的双颊上。这时，古藤正透过板门上的窗玻璃，出神地遥望着犹如切成两半的悬

崖。

“又在想什么吧？”

叶子以一种向瘦削的木部有意卖弄似的口吻放大了嗓门说。

古藤被叶子异乎寻常的大噪音所吸引，迷惘地凝视着她的脸。叶子不由得有些吃惊，她想，自己笑脸深处带有的苦涩味，该不会被这个青年单纯、直率的心看穿的吧！

“什么也没有想。只觉得那背阴的悬崖山色真是迷人……看来一片紫色。已经有些秋意了！”

这青年确是什么也不曾想。

“确是如此。”

叶子这样应了一声，又再次对木部膘了一眼。瘦削的木部眼中，跟刚才一样，闪着锐利的光芒。叶子重新把脸转向正面，与此同时，在那个男子的目光之下，在她双唇紧闭的口角边，涨满了抑郁可怕的神情。见到此，木部理应为他方才的态度觉得后悔了。

二

说起叶子，乃是木部为之销魂的初恋对象。当时，甲午之战方才告终，一般国民，不问好歹，凡与这场战争有关的事件和人物，无一不引起国人超出常情的好奇心。木